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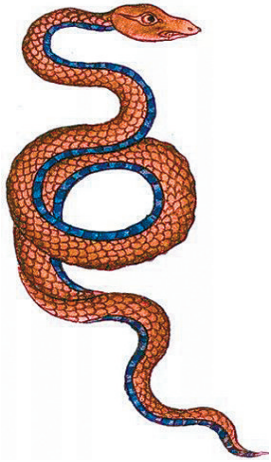
端午“避五毒”是怎么来的

自古民间就有端午节“避五毒”的风俗，小儿要穿“五毒衣”以祛五毒；房间要贴“五毒图”，用针刺之以“除五毒”……那么何谓“五毒”？蛇、蝎、蜈蚣、壁虎、蛤蟆为什么被古人视为“五毒”？

壹

“五毒”之蛇，其“毒最烈”

《本草纲目》：蝮蛇之毒“不即疗多死”



“五毒”中以蛇和蝎的毒性最大，所谓“蛇蝎心肠”“心如蛇蝎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元杂剧《抱妆盒》唱词道：“便是蛇蝎心肠，不似恁般毒害。”

蛇是爬行动物，因为体温低于人类，又被称为“冷血动物”。尽管大多数的蛇都无毒，但有毒的蛇都能要人命。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鳞部》“蝮蛇”条引南朝梁陶弘景

语：“蛇，黄黑色如土，白斑，黄颌尖口，毒最烈。虺，形短而扁，毒与同。蛇类甚众，惟此两种及青为猛，不即疗多死。”又据《博物志》：“蝮蛇秋月毒盛，无所螫，啗草木以泄其气，草木即死。樵彩，设为此草木所伤刺者，亦杀人。”连腹蛇咬过的草木都能毒死人，可见其毒性之强。过去如果被毒蛇咬了，为保命只能赶紧将被咬部位剜掉。东晋医药学家葛洪《抱朴子》称：“蛇类最多，惟虺中人甚急。但即时以刀割去疮肉投于地，其肉沸如火炙，须臾焦尽，人乃得活。”

因此，在端午节出现“避毒禳殃”的风俗后，毒蛇自然就被列入要除杀的对象。如何避害？使用雄黄。传蛇最怕雄黄，《抱朴子》称：“昔员丘多大蛇，又生好药。黄帝揭赭焉，广成子教之佩雄黄而蛇去也。”过去山民进山时身上都带雄黄，“蛇若中人，以少许雄黄末敷之疮中，登愈。”

贰

“五毒”之蝎，其“毒在尾”

《蝎蛇吟》：“蛇蝎虽不同，其毒固无异”

蝎子是何物？隋代刘焯《毛诗义疏》认为是一种古称“蜚(chài)”的毒虫：“蜚，一名杜伯。河内谓之蝎，幽州谓之蝎。”看来，蝎子是北京一带先叫出来的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称：“蜚，毒虫也。”魏张揖《广雅》也称：“杜伯，蜚，蝎也。”可见在古人的眼里，“蜚”就是蝎，蝎即蜚。

而在商周金文，“蜚”字就是蝎子形状。“蜚”的繁体字是“蜚”，金文是这样写的……蝎这类毒虫尾部带毒刺，古称“蜚芒”，《本草纲目·虫部》“蝎”条引古人言：“蜂、蜚垂芒，其毒在尾。”蜚毒与蛇毒一样可怕，被刺中可致命。北宋邵雍《蝎蛇吟》诗里写道：“蛇毒远于生，蝎毒近于死。蛇以首中人，蝎以尾用事。奈何天地间，畏首又畏尾。”

因为蝎毒很可怕，传商代末君纣王的宠妃妲己发明一种叫“蜚盆”的酷刑，就是将人放进有蛇蝎的坑中受刑，故妲己这类女人也被称为“蛇蝎美人”。历史上还有以蜚人取乐的记载，据《北史·高纬传》，昏淫的齐后主高纬有一次问同父异母的南阳王高绰，在地方法上做什么最快乐。高绰说：“多取蝎，将狙(蛆)混看，极乐。”高纬当夜让人弄



容庚《金文编》释“蜚”字

来蝎子，放进浴斛里，要人光着身子躺进去，人被蝎子蜇得反复号叫，高纬见状大笑不止，还对高绰说：“如此乐事，何不早驰驿奏闻？”

民间认为农历五月为“毒月”，尤以五月初五最毒。巧合的是，高纬和高绰恰巧都是端午这天出生，这加剧了“毒端午”出恶人的印象，民间除毒蝎风俗日盛。

叁

“五毒”之蜈蚣，毒蛇的天敌

《抱朴子》：蜈蚣见蛇，“能以气禁之，蛇即死矣”



清代凤翔版画《张天师除五毒》

蜈蚣古称“蜚蛆”。因为多足，又被称为“百脚”，所谓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，说的就是蜈蚣。蜈蚣之毒并没有蛇、蝎可怕，能入选“五毒”或与其“比毒蛇还毒”的说法有关。据《抱朴子·登涉》记载，过去南方人多用蜈蚣来捕蛇：“南人入山，皆以竹管盛活蜈蚣，蜈蚣知有



蛇之地，便动作于管中，如此则详视草中，必见蛇也。”山里多大蛇，蜈蚣“能以气禁之，蛇即死矣”。

因为蜈蚣能降蛇，民间还有用蜈蚣防身的。明代小说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三里有一段描写：“岭南多大蛇，长数十丈，专要害人。那边地方居民，家家蓄养蜈蚣，有长尺余者，多放在枕畔或枕中。若有蛇至，蜈蚣便喷喷作声。放它出来，它鞠起腰，首尾着力，一跳有一丈来高，便搭住在大蛇七寸内，用那铁钩也似一对钳来钳住了，吸它精血，至死方休。”鲁迅入选语文课本的

散文名篇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，长妈妈讲的“飞蜈蚣治死美女蛇”的故事，就是基于这个民间说法。蜈蚣连毒蛇都能治死，是不是更毒更厉害！

史料还有蓄养蜈蚣制“蛊毒”作恶的记载。《太平御览·疾病部五·蛊》引《续搜神记》一则故事：剡县(今浙江嵊州)有一家用蛊毒害人，“人啖其食饮，无不吐血死”。有一道人来到这儿，吃饭时口念咒语，有两条长丈余的蜈蚣从盘中爬出来。显然这故事虚构成分太多，但透露出古人对毒蜈蚣印象很深。



肆

“五毒”之壁虎，比虎还狠毒

《淮南万毕术》：“守宫途齐，妇人无子”

壁虎长得特别，汉武帝时诏拜为郎的东方朔称：“臣以为龙，又无角；谓之为蛇，又有足。”《本草纲目》将壁虎与“蛇”一起分在“鳞部”。壁虎古时多称“守宫”，其来源说法不一，可能过去宫殿大宅墙壁上多见，与被当成灵物有关；还可能与秦汉时流行的宫廷秘术有关。据西汉刘安《淮南万毕术》：用壁虎制作一种东西涂在女子身上，“与男子合阴阳，辄灭去。”晋张华撰《博物志》称：“蜥蜴或名蜥蜴，

以器养之，食以朱砂，体尽赤。所食满七斤，治捣万杵，点女人肢体，终身不灭，唯房室事则灭，故号‘守宫’。传云，东方朔奏汉武帝试之，有验。”

古人為何认为壁虎狠毒？或与其能令女子绝育之传说有关。《淮南万毕术》记载有“守宫涂脐绝育法”：“守宫途(涂)齐(脐)，妇人无子。取守宫一枚置瓮中，及蛇衣，以新布密裹之，悬于阴处。百日，治守宫、蛇衣，分等以唾和之，途妇人齐，磨令温，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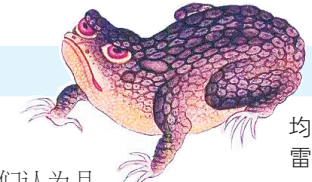
无子矣。”虎毒不食子，守宫能令人无子，不可谓不毒。

魏晋及以前尚无“壁虎”叫法，《本草纲目》中除了“守宫”，还给出了“壁宫”“壁虎”“蝎虎”“蜥”四个别称。其中的“蝎虎”叫法，最能体现古人对壁虎的态度，直接认为其与毒蝎无异，甚至更毒。而从食性来说，壁虎似也比蝎子厉害，敢食之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春秋考异邮》称：“土胜水，故守宫食蜚。宋均曰：守宫生于土，蜚藏物，属坎，水也。”

伍

“五毒”之蛤蟆，其毒在分泌物

《淮南子》：“蟾诸，月中虾蟆，食月”



“五毒”插图均选自明代《补遗雷公炮制便览》

“五毒”中的蛇、蝎、蜈蚣、壁虎都是公认的，只有“第五毒”说法不一，有的地方认为是“蛤蟆”，有的称是“蜘蛛”。与其他“四毒”不同，蛤蟆和蜘蛛还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吉祥之物，为什么又成了“五毒”之一？这与其自身的分泌物确实含毒有关，但与古人早期错误认知也有关系。

以蛤蟆来说，早期古人认为蛤蟆并不是好东西，与蜈蚣、蛇是一伙的。《淮南子》称：“月照天下，而蚀于蟾诸；腾蛇游雾，而殆于蜚蛆。蟾诸，月中虾蟆，食月，故曰食于蟾诸。”蟾诸即蛤蟆，蜚

蛆是蜈蚣，秦汉时人们认为月食是因蛤蟆作怪，把月亮吃了，并将这种现象与蛇遇到蜈蚣就危险一说相提并论，自然蛤蟆就不是善物了。

过去有端午节逮蛤蟆现象，传这天的蛤蟆毒入药最好。明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述过当时京城逮蛤蟆的场景：“大医院官，旗物鼓吹，赴南海子捉虾蟆，取蟾酥也。”但逮到蛤蟆取毒汁时不能弄进眼里，传会让人变成瞎子。

民间将蜘蛛当成“五毒”也是这个原因，传蜘蛛会伤人，甚至食人。《本草纲目·虫部》“蜘蛛”条引宋朝药物

学家寇宗奭语称：“蜘蛛品多，皆有毒……遗尿着人，令人生疮癣。”蜘蛛毒人的记载颇多。唐刘禹锡《传信方》记载，当年判官张延赏被蜘蛛咬了脖子，头面肿得有巴斗大，差点死了；还有的人被蜘蛛咬后，腹鼓大如孕妇。

“五毒”虽毒性极强，但均怕雄黄酒，所以过去端午节“男女皆饮雄黄酒”以避五毒。明冯应京《月令广义》即称：“五日用朱砂酒，辟邪解毒，余酒染额胸手足心，无虺蛇之患。又以洒墙壁门窗，以避毒虫。”

晚综